

## 文字靈魂考

行動如果沒有任何動機，不給自己一個理由，不作交代，就離開熟悉的生活軌跡，脫逸出去；失卻重力的漂浮，四處游移穿梭，那會是精神錯亂抑或是心靈甦醒的契機？

是呆滯失魂的漫遊者還是時時自我扣問、自我質疑的靈魂？在確定與否定之間，處有用無用之際，思考材抑或材的問題，繃緊於追尋意義的弓弦上，發抑或不發？

意義是來自於創造秩序抑或是毀壞秩序？沒有理解到陶土的可塑性，如何捏塑第一個創造物？在人類文明初始，在河岸泥灘沙洲上，足印與爪痕的觀察？從緊緊的生存活動縫隙中露出的光啊！

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在強悍凶狠者驅趕同類以獨享獵物的蒙昧時代，悠悠忽忽，四季遞嬗，我們的遠祖由嘶吼低鳴而約定成表意的各種語音？進而忽然多了情感，有了情緒，居然不再像黑猩猩般只能撫摸搖晃死去的小猩猩，說不上哀淒或木然的抱起小猩猩走入深林密處放下，然後又木然的返回夥伴處。我們跪對親人白骨落淚，捧回頭顱，供放洞壁凹陷處，用泥塊填平基座，蚌片裝飾眼窟，那隱沒無蹤的親人竟與我對望凝視起來。

甚麼時候開始的？家族成員或親密夥伴在其懷中緩緩停止呼息時，我們以最淒厲悲慘的嗥叫狂吼，渲洩鼓脹到幾近暴裂的情緒激流；在捶胸頓足後，伴著間續啜泣聲，顛岷岷的拿起銳利的石片，在親人猶溫的胸膛上劃破肌膚，流出暗紅的血液，希望釋放出他或她被禁錮於軀殼內的靈魂。那靈魂是你我試圖掙脫自然法則鐵鍊的上升伏流。

在黑暗世代，你我一起忍受身體的疾病與外傷，一起嚐試新發現的食物，用自然界的色料塗抹彼此的臉龐，發展出玩樂遊戲的規則，呼應出謳歌，敲擊出節奏，在唧唧啞啞的簡單語音中驚呼噴嘆、斥罵、憐惜乃至於開始約定命名。在那一切都未有名之時，我們說閃電是神的旨意從天而降，我們堆疊出迎神與奉獻的祭台，於是我們有了各種神靈的稱呼，我們因活在被神靈包圍的天地而安心，從生到死到夜空璨璨的星辰都是死者的靈魂，一切令人恐懼惶惑的都有了名也都有了解釋和安頓。於是，我們忙著搭建聖壇，清理禁地，頒佈禁忌，區分聖潔與

褻瀆，發現到處都有信使和訊息。於是，我們祝禱祈禳，迎神驅鬼，巡狩征戰。當然，還有每天所有的死亡與安魂的悲吟。

喔！讓親人的靈魂回到風中雲中雨中，回到他的兄弟姊妹那兒，與萬物都在神靈的氣息裡。人的雙眼不再只盯著獵物。竟或看著水中自己的臉龐，有了片刻自我意識，有了我，就有了我愛的你。而你，我憐愛疼惜的你啊，怎可闔眼停了呼息，怎可僵硬繼而膚色轉變體味發臭，繼而朽壞至蛆蟲進出而面目全非呢？一定有再生之旅啊！

回想在還未見過有神祕文字之前，那是家族成員圍聚的哭泣聲中，我用尖銳的石片，劃開你胸膛的皮肉，看著暗紅的血液滲出，你一生的意義在我的愛戀不捨中。我們為此造了一個「文」字。

你一生的意義有了，靈魂再度投入世間，新生為人，我或已不在人世，或你為你，我為我，兩不相干，互不相識。而我呢？我能於眼前的子孫及設想的子子孫孫中找到他們心思中的我嗎？我的一生呢？我不能憑藉我死後你的記憶思索中的我，要如何祛除心中對意義的困惑。我需要一些保證和承諾。

那真是奇異的時代！天地間的一切都有等待發現的意義，那綠草地上的小花在風中款擺搖曳，幻變萬形的白雲忽慢忽快的在藍幕上移動，溪流的汨汨，淺灘的潺潺，激躍的水浪，神秘的深潭，漂面點尾起落的飛蟲……太多太多的奇異，讓我胸臆之間飽脹著，探索的慾念，奇妙的天光，飄浮在樹葉篩漏下的細微塵埃，一切都成了騷動的訊息。

那一天，跟著族人穿越密林，追尋鹿群的蹤跡。一不留神，腳陷入窪坑，腳踝扭傷，腫痛緩了步伐。已不知族人去向。我一人往高處走，到了山崖邊，攀上一突出崖壁的光滑巨石。眼前，蜿蜒的河流，映照著忽明忽暗的天光，宛如一張閃著金光的蛛網。遠方的山巒，密結厚重的雲團，都成了可勾勒的線條。望了腳上隱隱作痛，我兀然孤立。午後悶雷忽的爆響，轟隆隆的滾輪聲中，一道白亮曲折的光，由烏黑雲層中竄出。接著，亮度不一的光，一道又一道，爆開又止息，大雨傾洩如瀑布。我蜷曲在崖壁旁凹陷處，一個人看到神祕的力量，卻苦無人可分享這可能是來自上方的垂憐與訓誡？而這個人獨特心靈的醒覺竟又是讓我懷疑一切的甦醒。

那是不是族人在昨夜堆疊起來的高臺上獻祭的回應，是不是神明的旨意？巫師的祈雨舞真的感動了神？長髮及膝的巫者年紀有多大了？他在沙地上用枝條劃出一個個符號來，如根據閃電形象創造的符號「申」，成了大家敬畏的「神」；還有他戴上為驅走夜間山林深處各種可怕事物所造的木製面具，便說他成爲了一種令人畏懼的「鬼」。他抑或是這鬼爲大家跳一整夜的儺舞，說可以藉此免除各種令人絕望的苦難。

他爲我們免除恐懼，他畫出了許多圖像，教會我們許多知識，告訴我們部族的起源是一對由蛇卵化生的兄妹，在洞窟深處有我們始祖神的圖像。這一切讓族人認識了自己所處的世界和自身的命運。直到有人窺見巫師在夜間用一種奇怪的發光粉末塗在身上，戳破他作爲靈媒的技倆而將他當作求雨失敗的祭品。

我們有了勇猛剽悍的領袖，帶領大家捍衛家園，但血仇報復卻更爲頻繁，落單的人得更加小心，我們漸漸養成隨時背靠著樹幹的習慣，留意隨時可能從密林冒出的敵人或如飛蝗的毒箭。殘酷的殺戮從未間歇，人的頭顱懸吊在路口樹上，我們稱這叫「道」。而恐懼從未稍減。從巫師與頭目教導的生活到君王派來郡長縣令宰制治理的時代，我們作爲一個心靈時時覺醒事事扣問的人依然惶恐困惑，我能理解辛、童、黑、瞳、妾、黥、黔、奴、等字可都與殘酷的族群對抗和擴張有關，聽得到其中的吶喊與悲鳴，其中淚漣漣，新舊血污斑斑，可都是被奴役者悲慘心聲。這我聽得到。

我一路上溯文字的起源，思索文字反映的生活經驗與歷史，甚至是一幕幕畫面裡的心聲心語，好讓我以重度視障者身分自學電腦中文嘸蝦米輸入法時，在拆解與重組的漢字時不再只是死記文字的部件。在明白不會也不能再翻檢字典後，摩挲著皇皇十巨冊的中文大辭典書櫥，回想曾從其中發現的人類文明軌跡，這猶如在焦脆的紙張中判讀書寫者筆劃餘痕透露的靈魂，該是種文字靈魂考古學而不是神祕的扶乩。

且讓我以珍惜的心熨貼一個個漢字的溫度，編織起崩解的漢字間的關係網絡，努力把鍋、鬲、過、禍、渦、媧、萵等字串連起來尋找這些文字間的意義關聯，圓形的鍋和我們遠祖在河流在雲層在夜空星團所發現的旋渦形象關聯是甚麼？災禍的禍和骨頭的骨有何關聯？在「壑」字裡堆積在山谷深溝裡白森森的朽

骨是否為死亡的死字中的「歹」呢？由始祖神的「媧」字裡是否能看出遠古先民畏懼死亡到否認死亡的原始思維和心靈？我在恐懼眼盲的黑暗中飛越萬年的文明史，我想問問那開始質疑扣問意義的遠古心靈。

擺在眼前的一個個文字是有意義的，不該只是傳達訊息的單純符碼，一個民族的苦難和成就都在字與字之間，把漢、難、嘆、癱、灘串聯起來，能不能聽到遠古時代這一部族男女老幼在洪水漫天時的哀嚎呢？而者、著、儲、箸、煮等字是否浮現眾人圍繞大鍋歡飲共食的喧鬧場面？一粒沙若能看見一世界，那麼，一個人就能看見人類的縮影。

我回頭看憂鬱青春的自己，聽見當時隱隱雷鳴。煽熱午後，放假日，街巷闐寂，癩了一條腿的小花狗，竄前跟後。幾隻大蜻蜓來回盤旋，我楞楞的看著東面那一系列矗立如屏的大武山，看著伸向不知何處的台糖小火車鐵軌，一個人蹲坐枕木，凝視極遠處兩軌交接點，像一條孤單的野狗，被困在只能提供食物的牢籠裡。困蒼白青春歲月的我，等著燠熱無風的七月考季，盼著微微涼意的午夜列車，載我離開已令我無聊麻木至極的南部小城。

小城中的我，週六午後，雷雨收煞。巷口鐵道旁，雜草葉緣上晶瑩水滴，反映著穿雲而出的金光。直盯著山脊清晰，稜線起伏，山壁如削的巍巍大武山群。塵埃盡去，夕照橘紅噴發。那近山巔處如絲縷的白條，是不是高山處的飛懸白練。那瀑布下應有一處碧綠深潭，潭邊應有巨石，應有部落裡的人，在午後雷雨乍停，踏上巨石，眺望山下曲流如蛇，在外照下光耀金黃呢？是否有那樣遠眺平野田疇的人？

我看著自己穿著土黃色卡其布的高中制服，同戴軍訓圓盤帽，記誦幾個英文單字，永遠拿不出毅力翻閱那藍板書衣的英文文法，遠離符號怪異關係疏離的數學習題，只想靠死記一些甚麼主義和偉大領袖的訓示言詞，幾十篇古文，一連串抽離意義的彼岸歷史名詞、王朝、戰役、手繪彼岸不知仍否存在的交通路線、省會、物產、山脈、城鎮位置圖，各色色筆細細塗抹勾勒，加上拾掇父老回憶家園鄉土的話語，除了堆砌一篇連自己都厭棄的聯考作文外還有甚麼意義？生活中及學校裡努力捕捉來的片段圖片、影像、聲音乃至於口中咀嚼的所謂老鄉的味道，宛如緊閉眼睛後所見的舞動金光，只能短暫存在。

那些口號、名詞、被條列化為粗黑字體的複習重點，重複背誦，卻總是無法網住由固定教材範圍中經歷數十年拼湊重組後以展示的小覺醒。其實，那些軼出背誦記憶的考題，考驗的是我能麻木到甚麼程度，考驗我是否願意放棄質疑和思考，考驗自己是否能將靈敏的心禁錮，將美感的嚮往、正義的憧憬、個人的自覺、飛翔的想像統統掃到心房角落，令其安份甚或任其萎頓。不能，我總是關不住的春天。

因為學校老師或父親從未應允心靈暫時麻木後可換得追求意義的回報；相反的，接收到的訊息都是諸如現實生活的改善、物質享受的回報甚或只是可以圖一家人溫飽的無奈現實而已。於是，我深懼那蟄伏冬眠的心從此冬眠，被那些堆在桌上六科六學期共三十六本的教科書及衍生出的眾多參考書、總複習、測驗卷、考前大猜題等等沒靈魂的垃圾給掩埋了。整個時代氛圍向我這個被擲入孤獨處境的青年靈魂要求自己別胡思亂想，別耽溺眼前雨後天青下的壯麗山景，別爲了午前目睹溪洲上自慰的裸身流浪漢而驚悚而思索起人性問題。專心凝神的參加全國說謊比賽，千萬別質疑起作文題目，別胡言亂語，作文要分四段，字數及氣勢要懂得鳳頭、豬肚、豹尾的分配原則，字體端正，不論如何，典故與成語一定要用上，林林總總的教戰守則要記牢，補習班在考場散發的小冊子要在入考場教室前緊緊把握，然後你會有機會的。

在巨大的社會漩渦中屈服於離心力而自動繳出追尋意義的心靈；我會像摩西一般聽到那莊嚴雄渾的上帝律令嗎？誰能爲我衡量喪失青春生命靈魂與考上大學以取得現實生活安頓機會之間的得失呢？

總得給個理由才行吧！好吧，就爲了離家，離開無聊的南部小城，爲了能有理由坐上前往台北大城的夜班列車。我起身，不再揮趕頭上入夜後便盤旋不去的蚊子，再度成爲沒入慘白日光燈下的考生。

但我又站立起來，漸息的雷鳴中，天地間寧靜而柔美。正前方，爲何雲開處的亮光，由上到下，不偏不倚的正對著我？我是被選中的人嗎？「我」不再是我，「人」也不再是人。

此後的一切不再混沌未分，日落日出的方向該有個名稱，冬雪溶消，草葉初綠，煎沙熾日，皎月臨空，該有四季之名。從此，我們不再唧唧嗚嗚胡亂吼叫，

我們要在密林深處，堆出一座像「示」的石塔，視為禁地。在那兒，神靈與我們相會，我們祈福、祛災、求雨、舞蹈、歌唱，為新生兒命字求名，為死者的亡魂送行。啊！從遠古洪荒的我到被鎮日叫囂著競爭力的當代，我是那一路行來仍維持著追尋意義的我。

從時時刻刻躍動不已的青春心靈到蟄伏於亂石磊磊的一匹衰老的獸，一匹連保護色都已褪盡的老獸；靠著扣問意義維持最低代謝能量的老靈魂，得依靠質問人們不察覺的現象好抵禦如宇宙射線的喧囂訊息，好從拚經濟顧民生的喧囂裡隱退，希冀成為眇眇然的視障者的中年還能回頭看到殘留在內心深處的自己，那從遠古到地老天荒到所有文字影象——隱退的孤獨靈魂。